

甘肅敦煌將擺國際文化盛宴 《大夢敦煌》使者先行

《大夢敦煌》中央黨校禮堂向全國學員 首推絲路(敦煌)國際文博會國家級文化平台

由蘭州歌舞劇院16年前創排的，文化部保留的經典劇目——大型舞劇《大夢敦煌》4月26日晚在中央黨校禮堂精彩呈現。來自西北甘肅的，被譽為「可移動的敦煌」震撼整場觀眾。中央黨校各部門人員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想不到在這個著重於政治理論學習培訓的地方，接受到一次中國西部特色文化的特殊洗禮。

文 楊詔紅

舞劇《大夢敦煌》走進中央黨校禮堂，是作為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重點劇目的宣傳性演出。據悉，這次演出由中央黨校、甘肅省委主辦，中央黨校圖書館、敦煌文博會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甘肅省委宣傳部、蘭州市委共同承辦。

舞台復活千年敦煌觀眾歷經時空穿越

當整幅千佛洞窟的布景懸垂下來，歌伶藝伎、畫匠石工、販夫走卒、雲遊僧、嬉戲童童……舞台上完全復活了千多年前的敦煌市井，全場寂靜，觀眾們被吸引穿越到那一個時空。

整場演出，舞台布景氣勢宏大，演員服裝精美絕倫，背景音樂古樸典雅，舞蹈編排獨具匠心。無論是演員的衣着打扮還是群舞，均體現出明顯的中國西部特徵。箏、塤、琵琶、簫管等中國傳統樂器加入到管弦樂中，進一步烘托出遼闊、雄渾、粗獷、蒼涼的主題音樂。男女主人公莫高、月牙的獨舞與雙人舞或豪放、或纏綿，引人入勝，而敦煌壁畫的輝煌展現與全體演員的謝幕，更成為整場演出的高潮。

「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範本

蘭州歌舞劇院創作演出的《大夢敦煌》是一台敦煌題材的大型四幕舞劇。首演16年以來，已在全國55個城市和澳洲、法國、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日本等國家演出1000多場，先後榮獲中國舞蹈「荷花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和文化部「文華新劇目獎」等國家榮譽，並入選國家舞台藝術精品

工程十大精品劇目榜首，贏得文化部優秀保留劇目大獎。

《大夢敦煌》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舞台上最為成功的舞劇，成為高雅藝術「多演出、多產出」的典範；《大夢敦煌》有著「西部藝術第一品牌」和「可移動的敦煌」美譽，向全國和世界很好地宣傳展示了敦煌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範本。



▲中央黨校禮堂觀看演出人員

16年前，蘭州歌舞劇院創排了大型舞劇《大夢敦煌》，實現了西部藝術團體的一個理想，他們的一個夢想成真，並一路走過艱辛而輝煌的16個春秋，足跡不僅遍布中國大陸，更在世界各地留下無數驚嘆號！該劇藝術總監蘇孝林表示，這次赴京演出，恰逢《大夢敦煌》首演16周年，4月22日晚，《大夢敦煌》第三次登上人民大會堂，開啓了「美麗蘭州——2016絲綢之路文化旅遊年」活動的帷幕。早前的2003年1月18日、2010年5月15日，《大夢敦煌》曾經兩度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今次，《大夢敦煌》首次走進中央黨校推介國家級文化盛會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是劇組的光



▲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在演出現場致辭



▲中央黨校副校長趙長茂在演出現場致辭

榮也是使命。他透露，在9月於敦煌舉行的首屆文博會期間《大夢敦煌》將作為重要演出劇目與國內外代表見面，此次赴京演出是文博會重要的前期宣傳。

預示中華「敦煌大夢」好夢成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是人類寶窟，是藝術的聖殿，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孕育了燦爛輝煌的現代舞台藝術。蘇孝林介紹，首都北京可以說是《大夢敦煌》的福地。16年前，該劇誕生在北京的中國劇院，北京也是該劇在除蘭州之外演出場次最多的城市，從中國劇院到國家大劇院，從北大百年講堂到人民大會堂，從國安劇場、保利劇院到北展會場、天橋劇場，《大夢敦煌》已經在京演出了85場之多。今次在黨校讓師生員工及全國各地學員有機會觀賞到這台戲，對劇組而言，既是一次匯報演出，更是一個圓夢時刻。

《大夢敦煌》在中央黨校演出，圓了劇組一個新的夢想，也成為其16年歷程一個新起點，而對於甘肅、對於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對於國家、對於中華文化這個更大的「敦煌大夢」，使者《大夢敦煌》在京的16年成功圓夢為所有的希望預示着好夢成真！

▼舞劇《大夢敦煌》劇照

參與陣容透視敦煌文博會 國家唯一文化戰略平台高度

《大夢敦煌》用可感可見的生動形式推介即將盛大舉辦的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不僅對甘肅、對蘭州是個盛舉，對全國各省市開啓重視文化建設發展、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國家倡導都堪稱一個盛舉。

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副校長黃浩濤、趙長茂、王東京，校委委員羅宗毅、黃惠起，以及中央黨校各直屬單位領導、全體在校學員和部分教職工出席活動並觀看演出。甘肅省委副書記、首屆文博會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歐陽堅，甘肅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吳德剛、宣傳部部長梁言順，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及省人大副主任孫效東，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范鵬，蘭州市長袁占亭等中央黨校、甘肅省、蘭州市盛大陣容出席推介活動並觀看演出。神華集團董事長張玉卓、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等應邀出席觀看演出。

甘肅通過中央黨校和全國各地的一次握手

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虞海燕在致辭時指出，這次演出，是甘肅戲劇第一次在中央黨校的亮相，這也是一次握手，是甘肅和中央黨校，並通過中央黨校和全國各地的握手。他說：「由蘭州歌舞劇院創作演出的大型四幕舞劇《大夢敦煌》，是甘肅傳承創新優秀歷史文化的重要成果，是活態展示敦煌文化藝術的代表性作品。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選擇把在甘肅舉辦的一個國際盛會——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在全國大規模的宣傳推介活動，在中央黨校拉開序幕。」

虞海燕指出，甘肅地區是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交匯的黃金通道，敦煌被季羨林先生譽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匯之地。甘肅省委、省政府立足歷史傳統、區位優勢和敦煌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和推進沿線國家「民心相



▲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左)接受甘肅省委副書記、首屆文博會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歐陽堅(中)、甘肅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范鵬(右)邀請參加首屆敦煌文博會

通」的精神，研究提出了舉辦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的構想，得到黨中央、國務院批准，被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和國家「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擬在今年9月20日在敦煌舉行。

「文博會花落甘肅、屬於國家、面向世界。」虞海燕指出，辦好文博會離不開中央和國家的指導支持，離不開各兄弟省區市、有關部門的積極參與。我們通過《大夢敦煌》這張文化名片，誠摯邀請各位領導和同志們認識甘肅、了解甘肅、走進甘肅，以各種不同方式參與到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中，共襄盛舉，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為「一帶一路」建設做出貢獻。

中央黨校副校長趙長茂致辭時說，甘肅敦煌曾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中西方商貿互通的陸路樞紐、世界四大文明匯流之地。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全面推進的新時期中，《大夢敦煌》劇目更被賦予了重要的使命：延續民族文化傳統，貫通絲綢之路的歷史與未來，傳播中國「親誠惠容」外交理念，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通。這次演出不僅是一場視聽盛宴，更是一次震撼心靈的文化洗禮。



小公園 責任編輯：劉毅

再見白粒丸

王璞

一種食物也跟一首歌一樣，關於它的回憶，總是跟某個人某件事連在一起。比如說每次想起白粒丸，我就會想起我們巷子口上的那個賣白粒丸的女子。

白粒丸是長沙的特色小食。我曾不止一次試圖以它為名寫作一篇小說，有一次甚至寫了三萬字，都半途而廢了。我曾以為，寫不出來是因為我多年不曾吃到白粒丸了，

我忘記了它的味道，也就模糊了關於它的人和事。

這次回長沙，下車伊始，接站的朋友就對我說：「你不是老嚷着要吃白粒丸嗎，有家小店白粒丸做得特別好，我們去吃！」

於是，經過三十年的歲月，我再次見到了白粒丸，這夢中的美味。淡黃色的湯汁裏飄浮着白色的粘米粒，上面撒一層翠綠的蔥花，鼻息熱氣中，陣陣辣油麻油的飄香，似曾相識的顏色，似曾相識的氣味，一試，卻不復當年的味道了。

什麼都已改變。不再是那個舉手投足都是故事的女子，不再是那個冬夜裏也亮着盞盞油燈的小棚，不再是那種香入脾腸的骨頭湯，白粒丸小棚被一幫「革命小將」搗毀，女子欲哭無淚的傷痛容顏也沉澱在記憶的長河了。我發現自己已想不起來她的故事，她來自何方？她去了哪裏？她為何遭到那場飛來橫禍？

哦，我知道了，我沒有忘記白粒丸的味道，我只是迷失在味精和香料所編織成的虛幻美味裏了。

(「看雲錄」六月再見)

情況不妙

阿濃

不用調查，與朋友閒談中已知道紙傳媒經營困難。海外尤其如此，一個又一個報紙的老讀者都改在手機上讀報了。因為不花錢，隨時可讀，更可以兼讀多份。

只剩少數幾個擁躉還在說：「我還是喜歡手上拿着報紙一面飲

茶一面看。」

我看到賣中文報紙的「點」越來越少。那剩餘的「點」所拿的份數越來越少。

我每次去都可以買到報紙，有時很晚仍有剩。

有些超市以半價售報，有酒樓免費送報。

一份有多年歷史的《世界日報》宣布停加拿大版。

多倫多一份中文大報說因經濟問題解僱七名編輯，剩下編輯兩人維持運作。

曾經在豪華酒店舉行的報慶招待客戶和讀者活動已越來越少見。

多節節流措施在悄悄進行，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作為看了七十年報紙的老讀者，作為寫了六十年報刊文章的作者，當然不希望報紙成為夕陽行業，但如何能使紙媒有它生存的空間，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切爾諾貝爾的大娘們

張冷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第四反應堆爆炸。大火持續十天，核放射量是廣島原子彈的四百倍。第一批救援者多數殉命，十萬多當地居民被疏散。官方劃出三十平方公里的隔離區，禁止居住。但有些人故土難離，先後一千二百多人違背禁令，返回村莊。當時他們多數年近五十，政府無法，只能默許。近三十年後，隔離區內居民只餘一百多，多為七、八十歲的老奶奶。兩位女性紀錄片導演Holly Morris和Anne Bogart進入隔離區拍攝採訪她們的日常，做出這部名為《切爾諾貝爾的大娘們》(二〇一五)的紀錄片。

大娘們在核輻射區養雞豬，採蘑菇和樹莓，釀烈酒。老姐妹聚會，喝伏特加，大聲唱歌，幽默感十足。她們這輩子經歷過死了幾百萬人的饑荒和死了上千萬人的戰爭(一位大娘回憶少年時被叫去野地裏掩埋屍體，有德國兵，也有蘇聯兵)，核輻射、重度污染的土壤、空氣和水對於年近或年過古稀的她們已經不算什麼。留下來的身體強健，精神抖擻，被疏散的，反倒很多死於傷心絕望。一位大娘說：「老人就像老樹，移根肯定活不長。」那些因環境災難被迫遷移的，被稱為「環境難民」。當今世界，因自然或人為的環境災難，每年都有無數人流離失所，可惜他們的慘痛經歷，多被抽象的數字遮蔽。

(「鏡屋」六月再見)

外婆的味道

一度

在北京金融街地下街看到「外婆家」招牌的時候，激動了起來。雖然平時自己誇口芒鞋衣走天下，但是扛不住江南故鄉的記憶常在舌尖打轉，於是中午飯直接去了「外婆家」。但看到菜單時，大為失望，不僅招牌菜——外婆紅燒肉、茶香雞、綠茶餅沒有蹤影，可稱為江南菜的居然寥寥無幾，還拿川菜湘菜充數。勉強點了幾個菜，味道更是山寨得厲害，烤麩居然做得軟爛也沒有金針菇木耳相配，油豆腐小青菜的汁水是事先用濃湯寶之類的調料調出來的，吃得索然無味，後悔不迭，決定不再嘗試北京的南方餐廳。

所謂食物的味道，根本還是對家鄉對兒時生活的記憶，外婆的味道變成一個餐館的名字，本身就是悖論，一百個外婆必有一百種味道，怎麼可能有外婆味道的飯館，更何況連鎖店對於味道的拷貝和走形，外婆的味道到北方成了姥姥的味道或者更多的調料的化學味道。

人類對於氣味和味蕾等的執著，或許是生理上的自我欺騙，也或許是一種自我放鬆甚至自我逃避的方式。當年看黑帝帝國用程序模擬食物的香味和味覺口感，很是震驚，近年來各種惡意的人造食物也戲弄着人類的味覺。如果有一天科學技術發展到能夠模擬人類的味覺、嗅覺、以假亂真，甚至模擬現在尚無法量化的人的感覺，我們賴以存在的真實會不會被動搖？

紀錄真相

葉特生

群出動，成為一時奇觀。

一句話不夠，一張照片也不夠，要拍動態畫面，時段愈長愈好。

那些年，拍新聞錄像高難度的專業，但每個攝記都放下身段，為拍一段獨家視頻去搏命。他們與後來的狗仔隊唯一不同，只是拍攝的內容而已。

時至今日，錄像器材先進，人人都可充當記者，隨時可拍精彩畫面，甚至不必經新聞媒體而將信息第一時間發送全世界。

這是一個以畫面說事的時代，眼見為實，新聞報道必須以畫面來表達真相。

好處是坊間傳聞，奇怪怪論再沒

市場；壞處是一些聾人聽聞的、殘忍的、不可思議的事，忽然變得如此真實，衝擊我們的心靈。伊斯蘭國把砍頭照上網，把整個世界的人嚇呆了。砍頭的刑人人聽過，想不到過程竟然如此驚悚。

一個女子把她好友被強姦的過程放上網；一個男子把全身着火的鄰居被燒死的四十五秒視頻上傳，引起極大爭議。從人性角度，這樣的拍攝極無人性，他們應該放下相機、伸出援手才對。

但換個角度，如果把他們當作獨立記者，在不干預新聞的情況下，冷血無情地紀錄真相，他們卻作了「最佳示範」。

優雅風格

斯人

近日看了《卡露的情人》，幸好沒有錯過。近年難得一見、拍得很風格化的影片，在荷里活千篇一律的特技大片氾濫的今日，《卡露的情人》無異於一陣清風，令人陶醉。

好看不在於女同性戀的題材，而是影片的優雅風格，當然，拍女同性戀，不能想像用其他風格，但優雅的敘事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影片的故事很簡單，情節變化也不多，倒是用了許多鏡頭，捕捉人物的情態，飾演卡露的姬蒂白蘭芝，是一種高貴的優雅，飾演泰麗

詩的朗尼瑪娜，是一種小家碧玉的優雅。

從頭到尾，兩個演員用眼神傳情達意，彼此話都不多，點到即止，一切都心照不宣，充分理解，合的時候不必多言，分的時候也是。兩個女人能用如此內在的壓抑的感情溝通，她們之間發生同性戀關係，也就事在必然了。

編導拍了很多群眾的鏡頭，街上各色行人，擁擠的餐廳，不同街景晃過，一個女子生活在如此雜音、紛亂、擁擠的人間，要尋找一個心靈相通的人，是何等不容易！她們的故事固然吸引，但觀眾更是來玩味一種優雅的感覺。

朱門雙傑

輕羽

每年四月至五月是香港表演藝術界的頒獎禮「旺季」，不同界別的典禮此起彼落，有人高興，無人氣餒。上星期舉行的「藝術發展獎」更首次在免費電視台舉行，雖然令我感到有點從俗了，但也不失是推廣藝術的一個方法。

今年「藝術發展獎」的戲劇新秀獎得主是朱栢謙，我十多年前擔任職業劇團總經理時便已認

識他。那時朱栢謙仍就讀演藝學院，我監製的一齣大型話劇仍欠缺一名配角演員，到處張羅也找不到合適人選，而導演本身就是演藝學院的戲劇老師，於是找我找栢謙，並說：「他是本屆畢業班最好的學生啊。」其實朱栢謙身材高大，本來並不適合當時我們需要的店小二角色。但他憑着細緻的演技，以及輕鬆活潑的感覺，卻能在大舞台上演活小人物。畢業之後，朱栢謙成為職業演員，現在終於熬出頭來，獲得業界肯定。

朱栢謙是其哥哥，但不是專業戲劇訓練出身。朱栢謙讀社會專業，畢業後便擔任全職社會服務工作，因他熱愛戲劇和音樂，於是經常參與不同劇團的演出，其後更放棄自己的專業，全身投入劇場表演。前幾年，朱栢謙的父親去世了，但該年朱栢謙所參演的幾齣話劇，不是飾演別人的父親，便是飾演一個亡魂。前年的香港舞台劇獎，朱栢謙便以一個父親角色獲得了最佳男主角獎，這也可能是他在生命裏得到的藝術昇華。

朱氏兄弟年輕有為，同樣熱愛戲劇藝術，希望他們能繼續為香港舞台發熱發光。

曾在電視台當新聞記者，上司要求極其嚴苛，事事講求獨家畫面，所以壓力極大。

之前是在電台當記者，拿到新聞資料，用嘴巴報道即可。如今要以畫面交代，差別何止天與地。

要拍畫面，就不能單靠人脈打聽些內幕就夠，還要親自到現場苦苦守候。

畫面就是一切，勝卻千言萬語。

當年為拍攝高官葛柏從英國引渡回港的鏡頭，兵分多路，埋伏在機場出口甚至各要道之上，一直追拍到監獄，沿途追逐。全港大小媒體，空